

面条和饺子

李宁

父亲一直都知道，我从小就不爱吃面条。年少时，我宁可掰点凉馍，用白开水泡开，撒几粒盐，滴两滴油，也不碰那碗热气腾腾的面。可这次，母亲病了，我千里迢迢赶回家，风尘仆仆进门的第一顿饭，父亲端上来的，却是一碗清汤面。

“我买了肉和菜，等明儿……等明儿咱包饺子。”父亲用近乎请求的语气，小心翼翼地跟我搭话，眼神里有些许不安，又藏着些许期待。

我的心忽然被触动，声音变得轻柔起来。“爸，我记得我读书那会儿，你去学校看我，总带我去校门口的那家饺子馆。那时候我瘦瘦弱弱的，却能吃下一大碗呢。”他听了，紧绷的脸庞松弛下来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接下来几天，午饭便成了饺子的盛宴。父亲精神抖擞地调馅，我在一旁和面；他力道均匀地擀皮，我指尖

翻飞地包捏。厨房里，伴着擀面杖有节奏的声响，我们聊着家常。他安排了大葱肉、白菜肉、韭菜鸡蛋，最后连奢侈的虾仁三鲜也端了上来。

我终于耐不住性子，轻声说：“爸，天冷了，我有点想喝羊肉汤。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二话不说，转身就推车出了门。后来，我开始变换着花样做饭，只为了能暂时告别饺子。

我买的水果、鱼虾蛋奶和蔬菜塞满了冰箱，仿佛这样就能填补我无法陪伴双亲的空旷与遗憾。我又用微信给父亲转了一笔钱，留言说：“爸，别省，姑娘照顾不到的日子，别不舍得花钱。”片刻，我看到他的回复：“收到，多谢女儿关心，也祝你工作顺利，生活美满。”那过分客气的话语，像一根细密的刺，扎得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他极少来远嫁的我所生活的城市，更别说常住。我知道，他是怕给我添麻烦，更怕

成为我的负担，宁愿将所有的牵挂与期盼，都锁在自己内心深处。

回城那天，父亲悄悄给我的车加满了油。为了让我多睡会，他天不亮就起床，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。当他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我面前，犹豫中带着歉意地开口：“上车饺子下车面，你……不会吃烦吧？”

那一刻，像有一道暖光劈开了记忆的迷雾，我才豁然读懂了他那面条和饺子里，深藏着怎样缄默而笨拙的爱。那碗我不爱吃的下车面，是他迎我归家的、最隆重的仪式；而眼前这碗滚烫的上车饺子，是他塞进我行囊里的，所有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祝福。

“我会照顾好你妈，你放心吧。家里……家里也没啥稀罕东西，你走，我没什么给你呢……”父亲慢慢低下了头，声音也渐渐弱下去，像是被一种无力感攫住。我这才清晰地看到，他

头上的白发又多了，如同深秋的芦花，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，像是岁月刻下的沟壑。

我临行前他还不忘一个劲地叮嘱：“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！”我摇上车窗，缓缓上路时，他还站在门口一个劲朝我挥手……当我从后视镜看他的瞬间，他的身影将伴我一生。

返程的路，我是带着父亲那沉甸甸的、满得要溢出来的爱上路的。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戴着老花镜，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母亲缝补衣服的样子；浮现出他弯下已驼背的腰，仔仔细细为我擦拭车子的画面。我的情感像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，泪水也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父亲沉默如山，他的爱却浩瀚如海。他给予我的，永远要比我给他的，多得多，多到倾尽他的一生，多到我穷尽一生也偿还不了。

小雪农闲看乡戏

唐筱毅

小雪刚至，霜气染白了村头的柴草垛，地里的农活早收了尾，村庄便浸在难得的闲淡里。队长的广播传来时，我正和表妹蹲在院角翻晒红薯干。“晚饭后，村小学操场唱三晚大戏，《穆桂英挂帅》！”话音未落，母亲往围裙上擦了擦手，念叨着“得早点收工”，扛着锄头就往地里赶，父亲却偷偷朝我们挤眼：“先煮饭，爸爸去挑红薯，你们提前占座。”

午后的晒场热闹起来，戏帮的人踩着坑洼泥路，担来十几个木箱子，四角竖起木柱，扯上蓬布，简陋的戏台就有了雏形。我和几个小伙伴凑在旁边当“小监工”，趁师傅不注意就抢着递工具，队长挥着手驱赶：“去去去，晚上再来看！”我们却赖着不走，指尖早摸过了箱角露出的五彩戏服边角。戏台两侧挂起布帘，绣着“出将”“入相”，风一吹，布帘摆动，像在预告着另一个世界的开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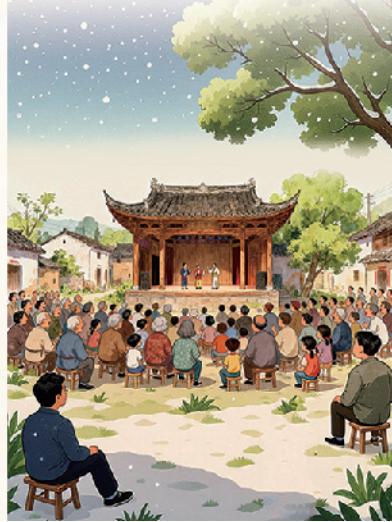
天刚擦黑，我们扛着两条长凳往村小学跑，却发现前排最佳位置早已被老人占满。戏台旁的小贩支起摊子，烤玉米的焦香混着猪油糖的甜腻飘过来，我攥着空空的口袋，盯着红彤彤的猪油糖咽口水。母亲和几位婶子裹着厚棉袄赶来，怀里揣着布兜装的塑料茶杯，我连忙把凳子往中间挪了挪，母亲笑着塞给我一把炒瓜子，热气从她掌心漫过来。

锣鼓声骤然响起，戏场瞬间安静。“出将”帘一掀，花脸小丑翻着跟头登场，故意跌坐在戏台边，引得我们哄堂大笑，他却鲤鱼打挺起身作揖，惹得台下喝彩连连。当穆桂英披着战袍出现，头戴金冠，右手红缨枪一甩，全场顿时静了。她行着碎步绕台半圈，右脚轻轻一踢，红缨枪在空中转了两圈稳稳接住，“好！”欢呼声差点盖过了锣鼓声。

我看不懂戏里的家国大义，却着迷于婉转的土话唱腔，还有演员眼里的光。母亲和婶子们看得入神，时不时跟着哼唱，我则盯着后台的布帘，总想看清演员如何换衣、化妆。寒风吹来，父亲把我的棉袄领子竖起来，奶奶掏出暖乎乎的红薯干，甜香混着戏场里的烟火气，格外熨帖。戏到高潮，穆桂英接印出征，“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”的唱腔穿透夜色，母亲抹了抹眼角，说这戏唱的是良心。

最难忘第二晚散戏，归途漆黑，我们踩着月光往家走。母亲和婶子们一路聊着戏里的情节，时不时哼上两句，我跟在后面，听着她们的笑声和远处隐约的锣鼓余音。路过小河渠堤坝时，自行车轮碾过车辙沟，只能蹬半圈，父亲便推着车，让母亲坐在后座，戏里的唱词伴着车轮滚动声，在寒夜里飘了很远。

每当小雪时节，霜气渐浓，我会想起那年的乡戏，想起戏台前的人声鼎沸，想起母亲怀里温热的姜茶杯，还有红缨枪划过夜空的璀璨。那些锣鼓声、唱腔声，早已和小雪的寒气、红薯干的甜香一起，藏在了岁月深处，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温暖念想。



草原上的秋光叠影

杨亚伟

秋阳懒懒地倾洒在呼和浩特的草原上，我与友人尝过鲜香的羊肉烧麦，饮罢醇厚的砖茶，便驱车驶向城南的蒙古风情园。车过昭君路，窗外金色的草浪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远处牧人的羊群似散落的珍珠，映着淡青色的远山，这景致，恰似古人笔下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”的意境。

车轮碾过平坦的路面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刚入园门，九根苏鲁锭长矛便映入眼帘，它们直指苍穹，青铜铸就的矛尖在秋日里泛着清冷的光。友人告诉我，这是成吉思汗亲卫队的仪仗兵器，当年大汗西征，这般长矛如林，让敌军望风而逃。我轻抚矛杆上浮雕的狼头纹饰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看到了八百年前铁骑驰骋的壮阔场景——那狼图腾，不正是游牧民族“以刚健为美，以勇猛为德”的精神象征吗？

车缓缓驶入成吉思汗广场，二十八代蒙古可汗的雕像环立如星。最中央的太祖像高逾九米，右手执马鞭遥指远方，恰似定格了“弯弓射大雕”的英姿。友人停下脚步，说起一则趣闻：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记载，大汗晚年与众将围猎，见群雁南飞，忽抑鞭叹道：“男儿当如是鸟，志在四方。”此刻仰视这尊雕像，才真正领悟到何为“天骄”气概。

我们沿蒙古大道继续前行，以车览的方式欣赏着秋日美景。路旁金黄的草丛间，偶尔有野兔窜过，远处几只飞鸟驮着阳光，在湛蓝如洗的天幕上划出优美的弧线，反倒衬得草原愈发辽阔。

转过纪念堂，友人指着一方八思巴文石碑说：“这是元代驿道纪功碑，记载着使者‘星流电迈’的往事。”我不禁想起马可·波罗的记载，

元代的急递铺“一昼夜行六百里”，比之唐玄宗为杨贵妃送荔枝的“红尘一骑”更为迅捷。秋风轻拂碑面，那些蝌蚪般的文字仿佛仍在诉说着当年的蹄声如雷。

车行至马文化博物馆，友人提议下车一观。馆内陈列着历代马具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契丹鎏金马鞍，鞍桥鳌着中原样式的缠枝牡丹。这胡风汉韵的交融，恰似辽道宗所言“吾修文物，彬彬不异于中华”。角落里立着勒勒车模型，轮毂高及人腰，正是《蒙古秘史》所载的“高轮大车”，当年不知载着多少部落辗转于天地之间。

日影西斜，我们驶入大汗营区。蒙古包内铜壶煮着的奶茶腾起袅袅白雾，包顶的陶脑（天窗）漏下一束斜阳，照得包内哈纳（木栅墙）上的彩绸越发艳丽。

守营的老者拨动火盆，说起成吉思汗立国时以烧红的铁烙验忠诚的旧事。这故事让我沉思良久，比起“歃血为盟”，草原汉子的信诺更带着铁与火的味道。

临别前登上敖包山，暮色中的风情园尽收眼底。远处是璀璨的现代灯火，近处是凝固的古代英姿，两者在昏晓交替时分相映成趣。这园子的妙处，在于它如同时光的折纸，将八百年的历史巧妙地叠放在一起。就像蒙古人的鼻烟壶，看似小巧，打开却是整片草原的四季。

归途上，车窗外的草原已浸在靛蓝的暮色中，偶有牧归的摩托亮着灯，像流星划过荒野。友人说起呼和浩特蒙语意为“青城”，我望着车窗外渐次亮起的霓虹，忽觉这座城市的魂魄里，始终流淌着苍狼白鹿的血液——就像那鎏金马鞍上的牡丹，胡汉交融，早已难分彼此。